

短評創作集

生命之源

黃 葉

她終不能忘記：那哭泣的一夜——和她丈夫及才生數月的愛兒離的一夜！她爲了丈夫的失業，受不了生活的壓迫，沒奈何忍心兒離去了她的丈夫；捨棄了她的才生數月的愛兒，去到城中當做李富家的乳母。

雖然她懷中抱着嬰兒，但這嬰兒是富家的千金之子，非是她自己的親生孩子。她那親生的孩子，已捨棄這幾十里外的窮陋的鄉間；她那親生的孩子，已有母而等於無母，呱呱地偎依在她的丈夫的懷間；她那親生的孩子，已成了貧賤人家的失乳

兒，儘是哭泣，也盼望不到他母親的乳頭上的生命之泉！

但她在迷茫的夢裏，絕不知有這麼一回事；她覺得還在自己的家中一樣：她懷中抱着她自己親生的孩子，她把乳頭塞在孩子的小嘴裏面，輕輕地拍着，低聲地唱着催眠的歌兒。孩子的眼睛，慢慢地閉合攏來；他的臉上，也慢慢地現出笑來。她抽去孩子口中含着的乳頭，俛下頭去，在孩子的蘋果般的腮上，輕輕地吻了一下。她輕輕地走到床前，輕輕地把孩子眠下去，輕輕地把破舊的被褥兒，蓋在孩子的身上，輕輕地喚了一聲‘我的寶貝’！那孩子好像理會似的，在小腮兒上，微微的漾着笑渦。她又禁不住在那孩子的額上，吻了一下；在那孩子的髮上，撫摩了一下。

她聽得門響，倏地直起身來，見那進來的是她的丈夫；她忙搖手示意，囑她的丈夫脚步走輕些，怕的是驚醒了她的孩子。她那丈夫愁眉苦臉地走了進來，坐在床前的破杌子上，兩手扶頭，不絕地

微吁長嘆。她知道那事兒已沒有希望；但她仍恐她丈夫的歎息之聲，或許驚動她剛睡的愛兒，忙豎一指，撮唇兒提出警告，輕輕地說：

“剛睡呢！莫做聲！”

“唉！”她那丈夫嘆了一聲，仰起頭來，很失望地瞧着她，“管他？我們自己都不知怎樣哩？”

“輕聲！”她又豎起指兒，向她的丈夫警告。“看來沒有希望吧？”

“希望？”她那丈夫頓了一頓，“叔嬸都說世亂年荒，自己尚過不過去，怎有餘力顧及旁人；但——”她那丈夫忍不住嘆出聲來，“唉！沒半點鐘，阿叔已抽了五六筒洋烟，要是……”

“是呀！”她覺得自己的語音太高，忙向床上瞧了一眼，輕輕地接着說：“要是把這五六筒烟的價值，借給我們，至少也得支持五六天的生活。”

“這還說他做甚？只是我們究竟怎麼辦呢？你也得打些兒主見。”她丈夫望着她說。

“阿呀！我是個沒中用的女人，叫我打出甚麼

主見兒來？”她又覺得自己的聲音太響，忙向床上望了一望，見她的愛兒小臂兒擎了一擎；她忙俯下身去，輕輕地拍着被褥，嘴裏又低低地唱出催眠歌兒來。她全不想到家無粒米，明天將有斷炊的危險；她這時祇有一個親生的孩子，佔據在她的內心，旁的甚麼都不問。她那丈夫也便無言可說，仍是兩手扶頭，默默地像在想什麼似的。滿室中充滿了沉寂的空氣。

‘呱呱呱……’孩子的哭聲，驚醒了她，她還錯道是自己的親生孩子，忙把那孩子摟在胸前，把乳頭塞進孩子的小嘴中去。她輕輕地拍着，低低地唱着催眠的歌兒，慢慢地睜開倦眼，却見床前垂着一盞雪亮的電燈。她才醒覺過來，瞧那床上正蓋着溫軟華美的衾褥，掛着雪白洋羅的帳子，並不見坐在床前的她的丈夫。她才知道自己正睡在李富家的傭婦室中，胸間所抱的，並不是她自己的親生兒子，是富家的千金之子。她不由不掛下了兩顆淚珠延頰而下，滴在鬆軟的枕兒上面。她又怕沾污了那

鬆軟的枕兒，忙咬脣兒忍住心底的悲酸，喂乳在他家孩子的小嘴裏面。

她瞧着胸間的孩子，不知怎樣的，終覺得這孩子不如自己的親生孩子，雖然這孩子雪白粉嫩的臉兒，比較自己的孩子生得俊！她一眼不瞬地瞧着，她慢慢地發恨起來，她心裏這樣想：

“本來是自己孩子吸吮的乳漿，怎的無端地來喂這旁人家的孩子？可不是爲這孩子，硬生生地劫奪去了自己的孩子養命之源？”

她便非常地恨怒，向那胸間的孩子，狠狠地睜了一眼，忿忿地把含在那孩子的小嘴裏面的乳頭抽了出來。她不自主地指着那孩子，心裏不絕地詛咒！‘呱呱呱……’那孩子又哭出聲來，她便着了慌，怕的是給主人聽得了，要受呵叱；爲的她昨天初來時，她那主人李富翁的那副冰霜般的臉兒，委實有些怕見；便是那主婦的那副驕傲的氣概，也委實使她有些不敢正視。

“乳媽！怎的使孩子哭起來？仔細，莫貪睡壓壞

了他！”果然她的主婦在隔房中呼喊起來。

“可不是呢？這樣的蠢婦人，粗手粗腳的，把小孩子托付他，簡直是危險的事！”她那主人李富翁也接着這樣地說。

她尤其着了慌，怕的是主人辭掉了她，忙說：“不，不要緊，我沒有睡熟。”她忙把乳頭從新塞進那孩子的小嘴裏去，那孩子得了乳，也就不再做聲，她的主人主婦才沒話說。

她經此一番驚告，那孩子沒有睡熟時，她再也不敢闔上眼皮；便是那孩子睡熟了，她也不時地從夢中驚醒。她從此只想從夢裏去找尋她的親生孩子，因為她醒轉來時，終是懷抱着旁人家的孩子在胸前。

有一次，她又回到她自己的家中，在夢境裏邊。她懷中抱着自己的親生孩子，把乳頭塞在孩子的小嘴裏面，輕輕地拍着，低聲地唱着催眠的歌兒。她那丈夫又走了進來，她忙向她的丈夫搖頭示意，意思說：“輕些，孩子要睡哩！”她那丈夫仍是愁

眉苦臉地坐在床前的破杌子上，兩手扶頭，不絕地長吁短嘆。她也知道明天將有斷炊的憂慮；但她的懷間的孩子，正要入睡的當兒，她便甚麼都不問，輕輕地拍着她的孩子，仍是低聲地唱着催眠的歌兒。

“我想……”她那丈夫望了她一眼，“與其這樣地死守，不如我們暫時分離，去找一條生活之路。”

“啊，你可是要出門去尋生意嗎？”她淡淡地問了一句，仍是輕輕地拍着她的孩子，仍是低聲地唱着催眠的歌兒。

“不，我想，你倒可暫時出門去，爲的機會已來找尋我們，使我們有希望在生活中得到安定。”她那丈夫望着她說。

她十二分的驚疑失聲地說：“啊！我出門去？去到甚麼去處？”她又覺得聲浪太高，怕的是驚動她的孩子，忙縮住了口，瞧那懷間的她的孩子時；那孩子已睜開了眼睛，烏溜地向她轉動。她又驚不住低下頭去，在那孩子的臉上，深深地吻着。那孩子

似已感受到了他母親的慈愛，怪可愛的嘻脣一笑，又鑽到他母親的胸前，含着乳頭吸吮，兩眼仍烏溜地時時瞻望他的母親。

“我的寶貝！我的生命！……”她覺得從心底裏冒起一陣熱氣，冲到喉間，不由她不這樣地說。她那丈夫對她所說的言語，早已不在她的耳間；她對她丈夫所懷的驚疑，早已消渙於無形；她內心所嵌着的，祇有這才生數月的眼前的可愛的嬌兒！旁的什麼都沒有。

“唉！你寶愛這孩子，中甚麼用？沒衣給你穿，沒飯給你喫，我想，你還是出門去吧！”她那丈夫接着說。

她低頭瞧着懷間的孩子，笑盈盈地說：“要是能夠帶我的寶寶同行，甚麼地方都可去。”她又向她的孩子逗笑，“寶貝！你是我的生命呀！這話對嗎？噢！笑哩，笑哩！我的寶貝！”

‘呱呱，呱呱……’她不由不着了慌，耳邊只聽到孩子的哭聲。她那親生的孩子，剛對她嘻脣而笑，

怎的，無端地哭起來？她還疑惑她丈夫的語音驚嚇了她的孩子，她非常地怨恨，怨恨她丈夫不該驚嚇了她的寶貝。她一面輕輕地拍着，低聲地唱着安慰的歌兒；一面含嗔帶怨，埋怨她的丈夫。她似乎覺得還在自己的家中。

‘呱，呱，呱……’孩子的哭聲，不因她唱着慰安的歌兒而停止。她尤其着了慌，抬起眼皮兒，却使她惘然地不知置身在什麼地方？她定了一會神，見身上蓋着的，是溫軟華美的衾褥；床上掛着的，是雪白洋羅的帳子；垂在床前的一盞雪亮的電燈，輝耀的眼嶺生花，睜都睜不開來。她才悟到自己睡在李富翁家的傭婦室中。瞧一瞧胸前的孩子，雪白粉嫩臉兒，雖然比較自己的兒子生得俊；但不知怎樣的，一點覺得沒有可愛。她只知道自己是被雇的乳母，受了主人的雇值，不得不把自己孩子所應享的天賜飲料，硬把來售給這旁人家的孩子當作飲料！她想：這怕是她職分上應盡的義務吧？

但她一迴想到他自己的親生孩子，已成了失

乳之兒，這時正不知如何地呱呱啼哭，睡眠在他的失業的父親身旁，還認做是睡眠在他母親的身旁一樣。可是飢時索食，再也摸索不到他母親的一對乳峯，怎知道自己的生命之源，已給人家硬生生地劫奪而去？他就覺得眼前呈現出他們父子兩個相依爲命的一對影兒來！她似乎見到她自己的親生孩子，爲了失乳的緣故，已消瘦了許多；她似乎見到她自己的親生孩子，爲了索乳不得，在放直了喉嚨啼哭，小手兒向空亂抓，小腳兒不住地伸縮，像被什麼束縛住了，在竭力地掙扎的樣子！不錯，她那親孩子的身上，已加上了一付慘酷的桎梏——雇用他母親的李富翁家每月幾塊銀錢！他爲了這幾塊銀錢，見不到他日常懷抱他的可愛的母親；吮不到他母親乳頭上的一滴甜漿，這是何等慘酷的刑罰啊！

她想到這兒，不由不心頭酸味，斗的往往直冒，眼淚也一滴滴地直淌下來。但他的主婦，已在隔房中呼喊：

“乳媽！怎的，孩子哭了許多時，還沒知道？這樣的貪睡，怎好做人家的乳媽？乳媽？乳媽！……”

“本來呢！我說這婦人是鄉間的蠢物，怕不中用，將孩子交付她，委實是一件危險的事！我們有的是錢，那裏不好雇一個好的乳媽。比她聰明的，比她仔細的……”那主人李富翁盛氣地說。

她慌了起來，忙咽住悲酸，偷拭着眼淚說：“不，不——我醒着呢！主人！”

“嘿！醒着？那麼，怎的任聽孩啼哭？你又不是聾子？”她那主人李富翁這樣地駁難。

“是呀，你又不是聾子？孩子還在啼哭呢！要是你有什麼不願意，明天，就給我走吧！”她那主婦發怒說。

“是，是……”她再也回答不出話來；也不敢回答出什麼話來，慌忙把乳頭塞進孩子的小嘴裏面去，沒奈何輕輕地拍着，沒奈何口中唱着催眠的歌兒，像對待她自己的親生孩子一樣！可是她頰上的淚痕，還沒有乾；心頭的酸味，還沒有消失；但她不

得不懷抱着他家的孩子，盡他被雇的責任上的應盡的義務——在她的心理上，終是這樣地思想。但她一廻想到她的親生的孩子時，她終覺得這是人家的孩子，心裏不由不起一種憎惡的念頭，雖然是個雪白粉嫩的孩子。

她就想到那哭泣的一夜：她那丈夫硬逼着她出去幫傭——到城裏去當做乳母。她怎麼願意呢？她什麼都願意，獨是要捨棄了才生數月的親生孩子，去到幾十里之外的城裏當做乳母，那是萬萬不願意的。但有什麼法子可想呢？明天的斷炊，自是意料中事；後天，再後天，……也沒有什麼指望，不願意也要願意；終於她不得不忍心地割捨了她的慈愛，答應了她的丈夫要求。

她怎麼願意呢？她的眼淚便是她不願意的表示，她夜間哭泣，直到天明，眼淚沒有一時一刻的停止。她也不敢怪她的丈夫；她也沒有怨她自己的成分，她祇仰着視天，怨那上帝的太不公允。她整整地哭了一夜。她眼見得懷間的自己的親生孩子，

陽光投射到他蘋果般的臉兒上時，便是她們母子倆分離的時候。她怎樣不心酸落淚，眼淚滴落到她自己的親生孩子的臉上時，她那做母親的一顆心兒，正似刀一般的割切，一片片地分碎開來！眼淚滴到她自己的親生孩子的唇上時，那孩子便錯認做他母親的乳頭上的生命之漿，尖尖地舌兒，不住地向唇上吮舐；蘋果般的小腮兒上，還時時地漾出小小地笑渦兒來，她怎樣地割得下，她臉貼在自己的孩子的臉上，再也不願分開——不願一時一刻兒分開。

陽光是最酷虐的無情物，一點都不肯慈悲，終究把她們母子倆生生地分拆開來；但這哭泣的一夜，她終不能忘却——萬萬不肯忘記的！

她每從夢裏醒來；或者給那富家的孩子啼哭驚醒過來，她眼見溫軟華美的衾褥，蓋在自己的身上，她終覺得沒有自己家中破舊被褥的溫和；她眼見雪白的洋羅帳子，掛在牀上，她終覺得沒有自己家中千補百綴的帳子的可以動人憶念；她眼見雪

亮的電燈，垂在牀前，她終覺得沒有自己家中煤油壁燈的討人喜歡；她眼見一個雪白粉嫩的孩子，睡在自己的胸前，她終覺得沒有自己家中的親生孩子的值得疼愛！但有什麼法子呢？數十里的城鄉間隔，好一似天上人間，可想望而不可接近，她沒奈何祇有偷拭眼淚，不敢哭出聲來，怕的是要受主人主婦的呵叱。

她又從夢裏瞧見她的親生的孩子，不消說，她異常地喜悅！她把她自己的孩子，緊緊地摟在懷間，‘心肝！寶貝！’不住地呼喚，不住地吻着，直從髮上吻到趾尖；她好像覺得她那孩子的身上，有一股異常地香氣，值得她這般地吻着。她又似乎瞧見從天上掉下金錢來，恰巧掉在她的家中，她從此穿也不憂，喫也不憂，整天的捧着她自己的孩子玩笑！乳頭上的生命之源，再也不會給人家刼奪而去，她何等的歡欣！何等的快樂！

她一轉側間，可憐那懷裏的嬌兒，已變做了人家的孩子；她仍在李富翁家的傭婦室中，懷抱着人

家的孩子同睡。她那夢裏的嬌兒，已給那懷間的孩子
的啼哭生生地分拆開去；縹緲的歸程，也給那夜
神的暗幕，無端地阻隔住了，再也盼望不到。她又
潸然淚下，埋首在那孩子的頭上，兀自飲泣不止！

她覺得那懷間的孩子微微地呼吸，直呼吸到
她的悲愴的心上；那孩子的體溫，也熨暖了她的
冰冷的心腸，和自己的親生孩子，似沒有什麼兩
樣！她不由不在那孩子的頭上，輕輕地吻了一下。
她吻着了那懷間的孩子乳髮之香，她不由不心
頭跳躍，把那懷間的孩子，緊緊地樓着，臉偎臉地
不願分開。她既瞧不見夢裏的自己的嬌兒，他不由
不把人家的孩子，當作自己的孩子一般！但她那頰
上的淚珠，已一顆顆地沾濕了懷間的孩子兩腮。

她怎知道，她那自己的親生孩子，爲了失乳的
緣故，已枯瘠到不成樣子？她怎知道，她那自己的
親生孩子，爲了失乳的緣故，已由枯瘠而成病？她
怎知道，她自己的親生孩子，天天的放開了喉嚨啼
哭，在哀求冥冥中的主宰，賜給他一點生命之泉

——他生身母親的血化的乳漿？她怎知道，她那丈夫的來信，完全是哄騙她的語言——孩子無恙？’

她一天天的把人家的孩子，當作自己的親生孩子一般看待。她覺得只有這樣才能減少她的悲懷，她便只有這樣地做去。但她的主人主婦，還時時地呵叱相加，絕不顧念到她捨棄了自己的親生孩子，來到她家哺他們的孩子，是怎麼一回事？只且——她自己的親生孩子，爲了失乳的緣故，還在病中哀哀地啼哭哩！

唉！誰注定這生命之源——乳漿——只許富家的孩子享受；貧家的孩子，好像是應該犧牲的？

——小說世界——